

以色列 —— The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

以色列 那片流着奶和蜜的土地

文 / 图 姜涛



据《圣经》记载，以色列是一片“流着奶和蜜的土地”。但是，我始终弄不清楚上帝的真实想法，他让这块土地上流淌着牛奶和蜂蜜，让犹太人成为他的子民，甚至还牺牲了爱子耶稣的生命，却又从未让这块土地有过和平。几千年来，这里刀光剑影、血雨腥风，在经过一次次的轮回之后，这里又奇妙地成为犹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，世界近一半的人口都把这里视为他们的“精神领地”，无数的人来到这里，感受苦难并寻找救赎。

耶路撒冷 烈火中涅槃的圣城

一位作家曾这样写道：“世界若有十分的美丽，九分都在耶路撒冷；世界若有十分的哀愁，九分都给了耶路撒冷。”

在希伯来语中，“耶路撒冷”是“和平之城”的意思，但这座“和平之城”千百年来就没有和平过。世界三大宗教——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都曾先后长期统治该城。三大宗教在城内留下了 200 多处不同时期建造的宗教遗迹，其中最著名的有犹太教圣殿唯一的残迹“哭墙”，基督教的圣墓教堂，伊斯兰教的阿克萨清真寺和萨赫莱清真寺。

耶路撒冷老城不大，但却是三步一个教堂，五步一个清真寺，七步一个博物馆，还有各个时代的遗迹，各种各样的圣迹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而身着黑色制服、头戴圆柱形的帽子、蓄发蓄须的拉比，面裹素巾的阿拉伯妇女以及各种各样的朝圣者，让人觉得在城市文明的背后，耶路撒冷的宗教文明更加鲜活。老城内的街道弯弯曲曲，民居、教堂和石板路都用清一色当地出产的灰红色的岩石修建，古朴之中，又有一种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残缺之美。

参观完以色列著名的大卫王陵墓，我们来到了对基督教徒来说最神圣的地方——圣墓大教堂。从大门进入教堂，右手边有狭窄的台阶通向楼上的小礼拜堂。这处小礼拜堂是一分为二的，右边是东正教的礼拜堂，而左边却是基督教的礼拜堂。礼拜堂的屋顶有不大的天窗，采光并不好，显得十分阴沉昏暗，穹顶上画满了宗教图画，色彩丰富，形态逼真。殿内左侧坐着一个黑衣的神父，手捧着圣经，一会默默诵念，一会低头沉思。在基督教礼拜堂的正中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头，这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。在大香案的底下，有一个局促狭小的空间，可以焚烛祷告，一个人结束后退出来，另一个人再弯腰跪进去，也许香案下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吧。

圣墓坐落在圆拱大殿的正中，穹顶上有一个圆形的天窗，一道光从窗口射下，照在圣墓的正上方。圣墓门口排满了人，每批只许 12 位游客进入。圣墓中央有一个石制的焚烧炉，走过焚烧炉，就是耶稣的墓穴了。墓穴位于一个小房间内，里面空间极小，必须弯着腰才能进入，而且里面最多只能容纳两个人。在我前面进去的信徒跪在墓穴里的石头前，默默地祈祷，庄重而且虔诚，我停下脚步，并被她深深地感动。



将要走出圣墓教堂时，我被告知正对着门口的那块石板叫圣体石，是耶稣的停尸板。耶稣受难后，是在这块石板上被涂上香膏，裹上尸布的。石板光滑锃亮，是被虔诚的信徒们抚摸、膜拜、亲吻所致。在圣体石的一角，一位信徒匍匐在上面，良久不动，我再一次为之动容。

在夕阳的余辉中，我们来到了犹太人心目中的最神圣的地方——哭墙。哭墙宽 50 米，高 8 米，但实际只有大约 1 米以下的墙体才是犹太人圣殿的遗迹。哭墙左边三分之二的墙体为男士瞻仰区，右边三分之一为女性瞻仰区。我不清楚这个规定是否与犹太教的教义有关，我只能入乡随俗，眼巴巴地看着同行的男记者进了三分之二的地区。也许是因为地小的缘故，女性瞻仰区显得有些拥挤。我隔着栏杆向男士瞻仰区望去，几位穿着全身黑衣的犹太教徒正对着墙做祷告，同时不停地行着鞠躬礼。女性这边也是如此，她们手捧经文，一边口中喃喃地念着，一边不停地对着墙体鞠躬。我挤到“哭墙”的跟前，看见有好几位妇女手抚着墙面而长久地哭泣，“哭墙”

啊“哭墙”，你到底能承载犹太人多少的眼泪呢？

“哭墙”的墙缝里塞满了写着人们愿望的小纸条。犹太人认为上帝就在“哭墙”的上方，这里距离上帝最近，所以，不管你有什么愿望，只要写下来，塞进墙里，上帝都会让你如愿以偿。

在“哭墙”的墙缝里，我也给上帝捎去了一张纸条。在纸条里，我真诚地祈祷着让这片土地上从此不再有灾难，让和平的鲜花永远开放，让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。我把手也放在墙面上，闭上眼，虔诚地祷告：上帝，既然这里是一块“流着奶和蜜的土地”，那么，你就赐予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永远过着“奶和蜜”般的生活吧。愿和平永远降临以色列。

战争与和平

我去以色列之前，还颇有几分担心，毕竟南部的加沙地区还是炮火纷飞。但到了以色列之后，才发现这里到处歌舞升平，和其他旅游胜地一样，丝毫感觉不到战争的痕迹和民族的危机。只有在不经意间看见街头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时，才会提醒你这个国家不同寻常的一面。

以色列实行普遍兵役制，年满 18 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入伍 3 年，女性公民必须入伍 21 个月。于是，身穿军装的帅气士兵和美女军人，成了以色列一道流动的风景，当然，也是我最欣赏的一道风景。以色列人对中国人很友好，这些娃娃兵们也不例外。他们很乐意与我们交谈，一起照相更没问题。有好几次，我们谈得非常高兴，但每当我既兴奋又紧张地提出能不能摸摸他们的冲锋枪时，却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。别看他们年纪不大，警惕性和纪律都很强。

过了好几天，我才弄清楚这些士兵随时随地肩背冲锋枪的真正原因。以色列国土很小，战士周末回家，或者短期休假时，仍然处于武装状态，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或接到上级指令，这些正在休假的战士可以立刻奔赴战场。所以，在以色列，士兵们身背冲锋枪购物、喝咖啡，或是在街上闲逛，都是很平常的。

我们在贝特安参观公元 749 年毁于地震的罗马古城时，遇到一位犹太导游，他的前额正中有一个深深的枪眼，右脸颊上，沿着鼻梁有一条弯弯的、大约 3 寸长的疤痕。我原来以为这是他在战场上留下的创伤，但悲剧却发生在和平时期。据说，他们一家在购物时，他被冲进来的一位巴勒斯坦人击中。“你不想复仇吗？以血还血、以牙还牙。”我们问。

犹太导游神情淡定地摇摇头说：“不，我们家死了几口人，那位巴勒斯坦人也被当场击毙，我们两家都很不幸。”听了这话，我不禁对这位犹太导游肃然起敬。我睁大眼睛瞪住他那张有些恐怖的脸，的确，他的眼睛里没有复仇的火焰，也许多年来，他已看惯了报仇和流血的恶性循环，在这血雨腥风中，他的灵魂得以升华，他的精神已超越了民族、国家和爱憎，在他的眼中，我看到了仁慈和博爱。



死海和“死海古卷”

我们去死海的路上，正赶上狂风肆虐，能见度极低，就连导游指给我们海拔“0m”的标志也有些模糊不清。公路两侧赭黄的砂石起伏起伏，光秃秃的，荒凉的山上没有人迹，一簇簇枯黄的衰草紧紧地抓住地的表面，这情景使我想起唐代岑参《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中的名句“平沙莽莽黄入天”和“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”。这样的天气自然是无法“看海去”的，好在以色列旅游局事先为我们定好了吉普车穿越旷野。以色列的国土面积虽然不大，但自然景观却极富变化，死海这里也是如此，一边是海水，一边是旷野。

吉普车穿行在“黄沙茫茫”的旷野里，感觉就像是一叶孤舟。大约一个小时的风驰电掣，我们的车就像是沙漠中掠过的一缕狼烟，苍茫、荒芜、风沙、黄尘——想与“长河落日圆”来一次邂逅是不可能了，这里是西风怒号，在古代，也许还曾旌旗猎猎、金戈铁马、烽火连天。

看到死海的真面目是在第二天清晨，一夜的暴风雨过后，我推开房间阳台的门，但见浩瀚的海面上碧波荡漾。站在海边，海水清极了，脚下是透明的，可见水底的砾石，最可贵的是海边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可以静静地用心灵与大海沟通。此时的死海恬静端庄，我在海边捡起一块石头，竟然是一块地地道道的“盐”石。

死海南北长150里，东西宽30多里，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，是东非大裂谷向北的延伸部分，四周高山环绕，没有出口。由于海水含盐量比一般海水高十倍，达到30%左右，即三分之一都是盐的浓稠浆液，因此，连鱼也无法生存，所以称之为“死海”。死海的水平面目前约是-420米，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地表。由于死海的水挥发很快，而约旦河的径流量也在减少，所以死海水面在以每年几个毫米的速度降低。

遗憾的是，由于气温很低，我们只能在酒店的水池里感受死海的魅力了。走进装满海水的水池里，立刻感觉有力在托浮着自己，躺在水中，头和脚都高高地翘着，用手拨着水，再照几张得意洋洋的照片，玩得实在是太爽了。

小时候，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考古学家。以色列的考古发现很多，一路行来，让我兴奋不已。死海北部的库姆兰是发现著名的“死海古卷”的地方。1947年，一位贝都因牧羊娃，因寻找丢失的羊，发现了藏在洞穴中的羊皮古抄本，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——《死海古卷》。“死海古卷”的产生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68年之间，跨度约为300年，是犹太教《旧约圣经》发现的最早抄本。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最重要的《旧约圣经》，在长期的口传和传抄中难免会发生一些错漏和谬误，在发现“死海古卷”前，世界各国流传的《旧约圣经》最古老的抄本源自公元1010年。而“死海古卷”从2000年前放进山洞中后，就从未经过后世的修改和增删，保留了最古老的内容。



TIPS 以色列旅行小贴士

气候：

耶路撒冷夏季(5-9月)炎热干燥，气温常在40摄氏度以上，起风时很容易尘土飞扬。这个季节去耶路撒冷旅行，最好穿长袖长裤，既能阻挡太阳的暴晒，也可以避免成天一身灰土。一顶宽边的帽子是夏天的必需品，女士应该带条舒服的头巾。冬季的耶路撒冷(11月到3月)多雨，气温多变，建议多带衣服。

语言文化：

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是耶路撒冷的主要语言，但大部分商店和服务业的人员都能用英语进行交流。

货币的使用与兑换：

在耶路撒冷通用以币，以“谢克”为单位。1谢克约兑换人民币2元。

